

黑貓隊員葉常棟少校於民國一〇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因心臟病辭世，張立義少校於民國一〇八年六月十二日也因心臟病辭世，兩位執行敵後偵察任務而被俘的黑貓隊員先後走完了傳奇卻又命運乖舛的一生，但他們忠貞不二的故事卻長留人間，讓後人再三感嘆。



民國一〇五年楊佈新先生準備執導《疾風魅影——黑貓中隊》電影，我受邀參加在臺北舉行的電影籌備記者會，初次近距離接觸黑貓英雄張立義少校。張教官是空軍官校三十期，期班高我許多，彼此並無師徒或隸屬關係，之前也不會謀面，前往參加記者會是想親眼目睹心中的真英雄。

《疾風魅影——黑貓中隊》電影情節是描述上世紀中葉東西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中華民國政府合作組建三十五中隊，由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駕駛美國的C-47高空偵察機，在七萬呎高空對中國大陸全境重要軍事設施進行戰略偵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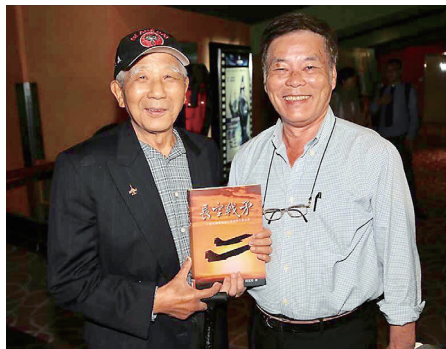
二次大戰結束後，全球劃分為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兩大陣營進入冷戰對峙，美國為了掌握共產國家的軍武發展，由中央情報局派駐在西德、土耳其、巴基斯坦、日本等國及中華民國的分遣隊，利用RB-57、U-2等偵察機對共產國家進行高空偵察任務。

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一日美國飛行員鮑爾斯（Francis Gary Powers）駕U-2機，由巴基斯坦白沙瓦空軍基地（Peshawar Air Station）起飛，對蘇聯的洲際飛彈設施進行偵察時被地對空飛彈擊落，美國の間諜行動加劇了

美蘇間的緊張關係，美國也受到來自盟國的壓力而關閉了幾處境外的C-130基地，美國總統艾森豪甚至宣布停止C-130偵察機飛越蘇聯和東歐國家。

鮑爾斯事件嚴重惡化了蘇聯和巴基斯坦的關係，蘇聯開始與印度交流，透過軍事援助反擊親美的巴基斯坦，使巴基斯坦備受印度的威脅。巴基斯坦參謀總長哈立德·馬赫穆德·阿里夫說：「巴基斯坦感到被美國欺騙，因為美國一直在巴基斯坦的領土，暗中進行秘密の間諜行動。」最後美國於民國五十九年關閉在巴基斯坦的情報據點。鮑爾斯事件發生後，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合作受到挫折，中央情報局急著另覓他國合作。

於此同時美國對於剛建政並向蘇聯靠攏的中共政權亦亟需掌握其軍事發展動態，遂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建



作者（右）於《疾風魅影——黑貓中隊》電影籌備記者會後，致贈張立義教官《長空戰》乙書並與之合影留念。

立C-130基地的合作計畫，中華民國政府基於反共國策同意合作並定名為「快刀計畫Project RAZOR」，於民國五〇年二月一日在桃園基地成立三十五中隊，由美國提供C-130飛機中華民國提供飛行員，以「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之名稱做為掩護，對中共軍事設施進行絕對機密的偵察行動，由於三十五中隊隊徽是一隻黑貓的頭像，因此外界簡稱為「黑貓中隊」。

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十三日陳懷少校首次執行大陸偵察任務，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范鴻棟少校執行最後一次大陸偵察任務，之後改為大陸沿海傾斜偵照，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廿四日邱松洲中校結束最終任務。三十五中隊成立期間共計執行了二二〇次高空偵察任務，其中中國大陸偵察任務計一〇四架次，執行任務殉職四人、被俘兩人，另訓練失事殉難六人，寫下C-130機在全球服役史上犧牲最慘重的一頁。

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承諾中止一切在中國大陸的偵察飛行，次年十一月十一日國務卿季辛吉表示，美國將自臺灣撤走核武器及C-130機，諷刺的是，中共比中華民國還早先知道美國的決定。在中美共同為遏阻共產主義擴

張而合作多年後，美方突然與宿敵握手言歡，在拋棄舊愛之際，美方也不便開口了斷這一段情緣，就這樣讓C-130機一直深鎖於桃園基地之機棚內，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執行最後一批任務後，美國於六月十一日正式中止「快刀計畫」，七月二十九日C-130機兩架由美籍飛行員Tom Leean及Jerry Shilt飛返美國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離臺前沒有任何歡送儀式，黯然的結束了C-130機在中華民國長達十三年的服役史，也讓國人認清了國際政治的殘酷現實。

被俘兩人是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在江西被擊落的葉常棟少校，及五十四年一月十日在內蒙古被擊落的張立義少校。他們兩人在桃園基地登上C-130飛機座艙時，絕沒意識到人生乖舛命運的齒輪已悄無聲息的轉動起來，而且是如此的坎坷與漫長。

兩人被擊落後，中共並未對外宣佈飛行員的消息，中華民國軍方判斷渠等皆已遇難殉國，遂在碧潭空軍公墓設置衣冠塚，家人也不得不承認殘酷的事實。孰料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廿五日，中共人民日報公佈了葉常棟與張立義仍然健在的消息，並宣稱已批准他們回臺灣探親的請求。

這突然的消息立馬讓美中公佈「



張立義與葉常棟教官於U-2棚場合影舊照上簽名（照片為高興華提供）。

八一七公報」而犯愁的經國先生陷入了親情與統戰拒納兩難的困境中。葉張兩人因而滯留香港街頭長達八個月，進退兩難處境令人鼻酸。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一日葉張兩人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下前往美國，並安排工作而有了起碼的生活依賴，但思鄉想家之情卻日夜折磨著兩位硬漢，直到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四日他們獲准回到臺灣。

「一個人去，一個人回，也可能不再回來！」黑貓飛行員深入敵境執行偵照任務時，像是一隻形單影隻的蒼鷹，迎曦起航薄暮而歸，在雲端深處孤獨地飛向遙遠的目標，同時他們



的人生也正飛向不確定的未來。在執行任務往返的航路上，縱使知道處處有米格機及地對空飛彈環伺虎視，然已無心思擔心生死事，一切都交給上蒼安排。

深入敵境的鐵鳥都是沒有武裝、毫無自衛還擊能力的飛機，換言之，他們只會成為敵人火網中的槍靶子，只有挨揍的份，當飛臨大陸上空時心中也只能抱定一個念頭：「被敵機追擊或被地對空飛彈鎖定時儘量迴避及閃躲，閃躲成功安全回來了，是運，閃躲不成功被擊落了，那是命。」

這些孤獨的蒼鷹深入虎穴執行敵後偵察任務，每一趟都是充滿危險的長程飛行，體能、鬥志都必須相當旺盛，意志、信仰也必須相當堅定。當這一群年輕的飛行員們，聽從國家的召喚被遴選派職到黑貓中隊時，他們清楚地知道未來任務的性質與風險，但他們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也沒有說「不要」的資格。當派遣執行任務時，他們咬牙放下生死牽掛，抱著必死的決心依令出征，當要他們獻出生命時，在分秒之間個個都是坦蕩無懼，他們忠肝義膽及熱愛國家的情懷永遠是天空中耀眼的一輪日月，縱然不幸犧牲了，人世的天空也永遠被他們留下來的光輝所照耀。

黑貓隊員陳懷烈士於江西南昌殉國後，經國先生為其銅像揭幕時，引用《荒漠甘泉》中的話語寫了一篇〈看不見，可是你依舊存在〉的文章紀念：「即使你死了，我不願悲傷。死神不能永久把我們隔開。不過像牆頭花，爬到牆的那一邊開出花來，看不見，可是依舊存在，它豈能把我們隔開。」今天人們已看不見當年英雄的身影，但他們的英勇事蹟卻依舊存在世人心，彷彿英雄仍然存在。

葉常棣少校、張立義少校於鐵幕深處執行偵察任務被俘，雖未能及時成仁取義，但仍一本革命軍人忠肝義膽之情操及高風亮節之人格，為國守節不屈不降，於共區歷經長達近二十年極盡屈辱之勞改後被釋放，再歷經八年逗留國外始得歸國。昔日英雄回歸國門時，已為蒼蒼白髮佝僂枯槁之人，現實生活之煎熬及心理情感之傷害已無法彌補，但仍不見英雄之埋怨，葉常棣少校於回到桃園基地參訪時，反而幽默地自嘲：「二十七年前我從這個基地起飛，今天才回來，這趟任務時間非常長！」英雄嚐盡苦難歸來，言語輕起輕落不帶埋怨酸楚，但話語中卻隱藏著太多的委屈與感傷。漢武帝時蘇武奉命出使匈奴，遭單于囚禁冰窟逼降，蘇武飲雪吞氈堅

決不從，致遭流放北海十九年，後匈奴與漢議和，漢昭帝要求釋放蘇武，蘇武髮鬚皆白返回漢營，蘇武死後漢宣帝將其列為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以彰顯其忠貞節操。蘇武忠貞愛國的情操讓人景仰，後人常用蘇武牧羊的故事來表示對志節高尚與堅貞不二的讚頌。

「蘇武牧羊北海邊，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飲雪飢吞氈，野幕夜孤眠，心存漢社稷，旄落猶未還，歷盡難中難，心如鐵石堅，兀坐絕寒，時聽胡笳，入耳心痛酸……。」〈蘇武牧羊〉這首歌曲創作於民國初年之後傳唱全國，故事也被編入國民小學的國語或歷史教材，悲壯的歌詞激勵了許許多多的人心，也教化了無數的青年學子。此歌曲後被軍方收錄為愛國歌曲，教育官兵效法蘇武的忠孝節義，不可否認，葉常棣、張立義均是當今蘇武，於奉令深入敵營執行任務時遭俘，他們同樣心繫國府拒當貳臣，遭下放農村勞改近二十年後才遭釋放，人生悲慘經歷竟與蘇武相似，然渠等返抵國門的路途遙遠且充滿辛酸，悲劇時代下的意識型態教育宣傳，與歷史英雄待遇竟無法一致，是諷刺也是弔詭，更讓旁人深深地感受到，一部春秋史竟是千年孤臣淚！

當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年代中，自有許多高風亮節、動人心扉的悲壯故事發生，草木凋零歲月流轉，後人緬懷英雄之餘本當心生敬意及感恩，若非渠等犧牲奉獻，吾輩何來祥和寧靜之生活，國家又何來安定之發展，這些前輩的豐功偉業、英雄事蹟與忠義情操，正是「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國軍飛行員秉著源自笕橋「忠勇」大無畏精神的傳統軍風，及幼校官校教育培養出來的器宇軒昂、堅強剛毅、膽識超群的人格特質，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平治天下舍（捨）我其誰」強烈責任感的磅礴氣節，



新教官（左一）迎接張立義（中間著白襯衫者）與葉常棣兩位前輩蒞返桃園基地（照片為高興華提供）。

在大時代動盪不安的歲月中，不論是國家處於漫天戰火的戰爭時期，或讓影幢幢不見刀光血影的冷戰時期，都讓國軍飛行員個個冒險犯難勇往直前，無畏生死無懼風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們都是當時國家領袖蔣公的天子門生，他們接受領袖的精神感召與黨國的差遣而竭智盡忠！心中只見一義不見生死，心甘情願的效命疆場！他們從來沒有想要去當英雄或成名，他們只是去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而已！只要上級一句話，他們立刻就動身！他們都是捨命投入戰場、玩命對抗命運的一群英雄。

隨著歲月的流轉，一隻隻曾經潛入鐵幕的黑貓正快速地凋零，許多感人肺腑動人魂魄的故事，及當年不能說的秘密從此就成了斷了線的風箏，隨著英雄的離去而成了風中的飛絮、雪地中的雪花，逐漸地消失甚至被人們淡忘。黑貓雖然在時間的巨輪中消失了，但他們永遠是北斗星下的勇者、藍天中的英雄，他們的故事永遠是臺海風雲史中，最奪人熱淚的篇章。

民國一〇八年七月一日張立義少校的告別式在臺北舉行，他向熱愛的國家、親密的戰友及關心他的朋友們做了人生最後的道別，魂魄回到他曾經熱愛的藍天深處，而五十四年前帶

給他坎坷命運而轉動的巨輪終於也跟著停止了。

執筆至此，《疾風魅影——黑貓中隊》電影主題曲〈飛將在〉感動人心的歌聲，好似在耳邊響起，歌手沙啞的嗓音也似乎唱出了那個動盪時代中厚重的恩恩怨怨，然而另一個問題同時也在我腦際繚繞。美國利用中華民國飛行員的生命獲得了中共的核武情資，之後基於其國家利益而與中共建交，並與提供情資的中華民國斷交。故事的結尾，我想問，從國際政治現實環境下黑貓中隊付出慘痛的血淚史中，及葉常棣、張立義兩位黑貓隊員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中，我們學到了什麼經驗？獲得了什麼啟示？



張立義教官駕駛U-2機，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的高空勇者身影將常留於史、長存人心（照片為高興華提供）。